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難四

僧贊司空南教爲愛谷年寺住持序或畫枝

東土初祖旁出
四祖旁出牛頭融財鶴林素財圓則鳥窠則二
五祖旁出蒙山明則破竈墮二則
六祖旁出智隍一則忠國師財求嘉覺財
六祖下一世南岳讓四則清源思六則
六祖下二世馬祖一九則石頭遷三則
終南政一則波羅提尊者西天無自異見
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
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鬼頌曰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一線佛性等虛空入門常出現榮華有威儀大道無更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勵坐堂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舒光轉法輪劉與朝八處世名人我今

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
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曠消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覲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奔草鞋砧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樹花之異唐貞觀十四

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 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接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與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

雜四

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桂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頃教法門

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復有五人始
改玄化百鳥不復銜花號懶融。僧問南泉
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銜花歐泉曰為渠
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
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趙州因僧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榮飽水見後

如何曰飽榮飽水。頌曰古人抱志坐牛頭
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榮飽水安心靜真正無
私是趙州_{沙門}牛頭峯頂鑽重雲獨坐寒
窓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巖
人_{童子}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_{指述}
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巖中舊主人_{禪無}

喧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
首菴中老百鳥銜花揭有根_印一榻蕭然
傍翠陰晝倚松戶冷沈沈懶融得到平常地
百鳥銜花無處尋。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
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原無作放下許多閑
苦辛_{天童}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

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歸_張
_{無盡}寥寥風月卧烟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人
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_菴六
葉牛頭對別裁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
乘機接百鳥銜花去不來_{刻符道吉}水因有
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峰休更

問此時難着一絲毫別事印雨前不見葉聞
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蝴蝶林林過牆去不知
春色落誰家孤峯是着鞭騎馬去空手步行
歸寐冥菴前路銜花鳥不飛鐵山仁學者疑
心尚未休飽紫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
鑄末世知音有趙州櫛川珠潤州鶴林玄喜

禪師嗣牛乘城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
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着僧云為甚麼不
着師云無棲泊處頌曰十月清霜重臨風
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松源岳道
箇佛來也不着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
勘破了鷗喫空山竹滿林自然本杭州徑山

國一道欽禪師嗣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紙見遂於圓相中著
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
馬師惑頌曰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
密機關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他印元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
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然芳石點頭照覺名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
事南陽老倒令人擾擾匆匆歲思馬師仲
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登山采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
親加禮敬一日師在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

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
貧道頌曰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
相宜勿於起坐經行外別討大唐天子師_月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抽難掩
面門着_{西岩惠}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
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憶黃葉吹風人未歸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_開初詣長安西
明寺學華嚴唐代宗詔曰一禪師至_闕乃謁
之得法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
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
通乃唐德宗六官使棄官從師落髮伏為數
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師曰往甚虛通曰往
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
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
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他遊乃居左右後開
法為的嗣或號布毛侍者頌曰侍者物心
學勝緣辨師擬欲去參禪烏窠知是根機熟
吹毛當下得心安_{外陽}烏窠拈起布毛吹
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由
在半途歸_{石門易}無風匝匝起波痕碧髻羅
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羅延窟見龍
蟠_{雲居姑}烏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
好効合國人帶刀_{真淨文}顧視顰眉落二三
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去眼裏無

筋舉世嫌成枯木老倒志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銅睛不柰何寶峯丸鳥窠拈起布毛吹驚嶺紙園頓息提須信化工多少力枯槎生出向東枝冬無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意嶺頭遙指白雲飛真覺添直下無

詮四

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絕說訛會通忽縱頂門眼照破山河佛與魔是古佛眼中難著透金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頭上現全身佛祖垂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風來一陣香龍門遠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禍地

獨露針錐楚安方白鳳烟霞控鳥窠驅龍珠耀祖山河當初拾起布毛意體用昆盧些子多丸在道者游騎絲絲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鏃些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童毒葉兩指爪開權撮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回不在身邊立休說清風遍九垓心田貴用

處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機月林觀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落暉未舉已前先瞥地早知不是丈夫兒秀岩端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櫞襟一布毛一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說訛懷卷第十八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

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北山墮佛法有些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無半花鳥窯因自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見善無形皆自心

田長養成不動鋒鏑輕別破苦提煩惱等空平無量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四五因趁虛行者至大庾嶺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持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踏慄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鉢孤佛性參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趁虛能到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福體汁流泣札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燙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頌曰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步趨三界六輪孤佛性參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趁虛能到

帰家鎮絕疑根門遠堂妙相絕鑑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果淨海心無浪月傍不得衣孟遭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啖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
靈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鐸教六名碑描
不成芳畫不就贊不及芳休生受本來面目
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無門碑夜深傳付
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
果然落節一番歸雲溪成萬岳破竈墮和尚

嗣嵩出安國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
遠近不輒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
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
後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
墮落須臾有青衣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
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蒙生

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
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
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僧佇思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
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
雜四七

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動
跳指無為竈破土落不在圓度呼茶喚飯量
水煎藥黃蘖珠禡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
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無門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

無奇妙低頭侍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
性命倚竈爲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
野老不來敲祭敲打正因邪別是春佛燈均
聖不聖芳靈不靈墳瓦爲堆土合成杖頭擊
着無消息多年妖恠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
着爲他閑事長無明大渴智摩天鷲鳥九頭

祖嗣六

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
白裏未是織羊掛角時慈受深忠國師因肅
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一頃曰鷓鴣
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鷓鴣總不知若也知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寶峯寺帶雪含霜

碑四

八

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

竹屋老僧猶未知心聞貴國師因肅宗又問

曰如何是無詐三昧今記作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擅越
踏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
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
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

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頌曰一國之
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毘盧頂上行西寶鏡鐵槌打碎黃
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利海夜澄澄不
知誰入芥龍窟作者清規世莫傳金篦曾
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毘盧頂直得文殊笑點

頭為山房二

寶月含虎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弥擊
碎益官鼓降得毘盧在下風步步踏着毘
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
師肝膽佛精神佛道國師因代宗命試驗
西天大耳三歲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

散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尋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孫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間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曰

第四

他心三歲太顛預猢猻孫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尋不見祇為從來被眼誤古父川日應群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猻後橋上多時不作場佛印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銳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和月宿蘆花鐵山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

諾如是三名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頌曰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資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寶貴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又不聾自又無處雪技子青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

拂手賀年豐佛印元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南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着九轉還丹化作灰翠岩真老倒南陽太古錐等

閑垂釣泛江浦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海中宿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
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吾負汝龍西鸚鵡能
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
的大都年老覺心孤佛慧泉國師三喚侍
者侍者三度應諾茫茫亂下針雖誰知可知
札也白雲場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
自能信是與人無著分非干人與我無情熟
覺故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讎大
唐國裏揚家醜誠問南陽羞不羞白佛國師
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穢楂傍觀也須氣
悶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田逆秀國師三

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
可知禮也名海清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
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年老心孤空峯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楊州回
首寒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上方益國
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鳬彼此無瘞
雜四

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粗印明雄鎮南陽
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子
把手時時教順朱佛心才喚處分明應處親
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漏泄西家事却使傍
人笑轉新長臺卓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
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真鑰不博

金昌文深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

集

酬饋天鵝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

集

惠寶劍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

集

動五湖賓高庵悟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

集

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

集

春故山娃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

集

迷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

徑山

某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路斷南陽路聲

五祖演

香滿道途三喚三應更饒貼璠月追

祖演

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全鋒敵勝

祖達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接効總茫然分明好

祖達

固神仙缺父子從來不許傳訥坐思南陽三

祖達

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腳明眼衲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廬廊尼無三喚須知意
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
有丹青畫不成水毫一既風光畫不成洞
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靈岩安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

鉢

四

十一

呼諦聽諦聽日林觀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
波浪興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
幾回頑石空一箭射雙鷗雙鷗隨手落波動
岳陽城明滿滕王閣古卷壁鐵枷無孔要人
檣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擰門并挂戶更須
赤脚上刀山無門用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

重上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却說明年事
不同_{無半範}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

商量欲乞思愁無乞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龜

卷真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

殊堂裏萬善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丈買一箇

得者飽餉約_{佛經}憩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
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
人掃_{蘇軒心}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
身符子作麼頌曰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
起坐搃_搃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為說令人睡

眼醒_{分語}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

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海

甲信

真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捨國

師實為耽源切不是臨岐作對談_{橫川共}國

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邊塔

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師遷化
已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湘之南
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對下合同船
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鬆

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寶鏡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向琉璃殿上懸白雲端窄堵無縫立還危寶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閂鎖下金槌羅漢前面是珮珠琉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雜四

十三

中間有箇幡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五祖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來成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本覺一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峩峩表裏鎮巍然若為六六鑒執名匪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船子開心枕日用如何不現成因悟劫無縫

塔方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樂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佛鑒熱窄堵古形儀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對頭輝湛卷無縫塔方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頭雨露垂戴無為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簇

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鑠從教千古與人者無門關國師塔樣最尖新覩面拈來不露文却被耽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絲絲高峯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頃曰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日寶鏡二六時中合

送常經行坐卧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
著依前未所當本覺一忠國師因丹霞來纔
辰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
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是不是霞繞禪
床一匝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雜四 頌曰不用不用千

十三

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蛇虺不是不是徹骨
徹髓進前退後遠禪床掣電之機落二三印
史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
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
南草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極這童子亦
可憐前賜紫對御談玄雜四 頌曰慣使渡頭船

如今不記年免他風浪惡方是趁轂錢日堂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
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抑眼青虛堂愚永嘉真
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胡澈勵興東
陽策同詣曹溪到振錫契孰統祖三匝祖

日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眾無不
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
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

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時謂一宿覺頌曰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證探自沈吟崛多激發緣當熟一見能師便得金_{斗母}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畧不施却遠禪林三匝後卓然振錫底威儀本覺一掀翻海岳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正法灑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咄哉巖漢永嘉城裏聞宗風江月松風無畔生無禪才南岳懷讓禪師嗣六祖

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麼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日還可脩證否師曰脩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頌曰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脩證不無不染污機雲見日便心開法陽昭王在池中蓮出水汚流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庭一夜秋風起佛印元載角擎頭與麼來錢園山岳盡衝開闊浮踏殺人無數暮鼻深嚙拽不回保寧身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岳磨輒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
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大洪恩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子雲從龍此事由
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真宗什麼堂堂與
麼來當機覲面不迂回經行坐卧非他物自
是時人眼不開本覺一當堂古路白雲漫碧
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檀拍板輕輕吹破
御街寒正堂辨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
賈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鋸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
一物尚無寧有似倚天長劍逼人寒無際承
讓和尚居南岳時馬祖住博法院常日坐樟

師知是法器徃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
作佛師一日乃取一軋於彼巵前磨曰磨此
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軋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
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
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誠馬駒踏殺天下人

雜四

十五

之語南宗闡於江西頌曰 磨軋作鏡慕同
音來問分明白示本心纔喚木人回而指犁牛
耕出古黃金分陽格磨軋作鏡不為難忽地
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
加鞍佛印元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
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保

寧磨輒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底
命_史古佛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輒眼裏
花一掣牢閑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
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_{佛燈珣}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已向人
前輸肺腑可憐今古妄加鞭撻_{轔轔}需車牛腦
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碡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流傳_{唉翁}堪平生心膽向人
傾過犯弥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
錯認定盤星_{松源}坐禪成佛生妄見磨輒
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攬得心腸沒
奈何_{橫川琪}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慕鼻摸

將四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本人心眼開_{雪岩}
欽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
在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
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頌曰觸體裏眼見
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
中別有好商量慈受深問處鉤深答更幽
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處江上數峯
青欲浮_{掩室}開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
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
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
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

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缺益醫喫師然之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益醫江西馬大師南岳讓和尚故山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渺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

雜口

十六

紙指人往果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
開口露拴索即當累近鄰或菴休做得些兒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數也是西川老鬼精中菴空自從胡亂後更不少益醫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月林觀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曾少益醫散保渠儂未到家木菴永昔年高甲

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思量好事不如無雪蓑珪老婆心切日忡忡恐墮他家鑿甕中消息得來胡亂後江西宗泓好流通虛堂惠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嗣大祖初參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刼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枝子青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舟覆津無階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廬陵言

米價百行千市競相酬佛國自划外相逢那
畔行臺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岩雪空
界無雲孤月明成枯木一掬澄潭鏡樣磨無
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子細看來
較幾何雪岩欽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
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印南和尚

石

峰四十七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
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寐若
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座奚為遷曰
我稟遺誠故尋恩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恩和
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目迷
耳遷聞語便許祖龕直詣靜居頌曰尋恩

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
綠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
却是玄沙虎高卷悟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
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曰
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頌曰木人來問青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頌曰木人來問青

宵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幕
山岌岌鎖重雲丹霞淳清源問石頭汝什麼
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
也湏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許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頃曰白雲歲玉鳳名
日照無邊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印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唉罷回音
上扁舟遜眷懷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岳讓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鈍斧子與汝住
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齋
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
可乘剗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岳便休頭回至
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
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却曰
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
拜尋辭往南岳頌曰諸聖不求已靈不重已

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
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佛印元從來祖上作
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
應金殿有尊堂供奉身千里迢迢信不通歸
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鑽斷岩前石掛角羨羊
不見蹤成枯木鈍斧持來便住山研開南岳
經四
好峯鑑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嘲噓笑魯般
佛因白順水使船猶自可逢風把拖世間稀
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湏憑鈍斧賞優功相如奪
璧來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印子青清源因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
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分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
夜明簾法昌遇巨宋山河四百州文闡物物
有末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下衲僧語路綱
正党遠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

仁天童覺豈檢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爭
功廬陵米價誰增減貴賤宜當見祖翁草堂
酒廬陵米價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覩面
不干外斗車悠悠南北謾猜量長嘯卓廬陵
不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
所直大宋山河四百州佛燈珣老清源沒縫
脚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
攏繞天下高來悟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
風生間外休將升斗計踈親自雲端廬陵米
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廬空返
重古到今誘出鴛鴦任人看無端却要覓金
財三打故山珪老清源沒縫鏗問佛法酬米價差
不到頭只是愛便宜三祖宗太平治業無衆
跡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衆德毫

上又添潘閣到騎驢海印信自古廬陵是吉
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
西風又一秋佛陀逃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
酬來太老婆眼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
風波照堂一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
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妙
峯善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
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無準範一
泓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
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張無盡

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
汝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郎心即
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
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
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頃曰百萬雄兵出
將軍猶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翠嵒
真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心佛
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佛國白兔角
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
途草堂青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問南岳讓示衆口
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落花深寐聽希聲。微冷太古辛。佛心才認
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死同碧瓦曉煙。
寒食雨朱簾。晴卷杏花風。纏漫深敲之。即響
聽。則無聲。般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
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黃龍東江西。馬祖擔
通津。集葉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

應虛度。嶺頭春張無盡。無鬚鎖子八面玲瓏。
不機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
光照夜圓悟。勤羨如西子。離金闇。嬌似
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
風流佛鑑。惣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
海。中靈利衲僧。統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佛。

燈 珩 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
爐談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徑山果鐵
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
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雪竇宗。即心即佛
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
子規枝上月三更。瞎堂遠。即心是佛外忘求
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
月一天秋。及卷鉛。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
窠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去年柑橘正當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
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鐵山仁金毛師
子。生鐵稱絕。渾倫無縫切。忌針錐。無準繩。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
天不測為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瞽然
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峰低水陽昭陞堂馬祖
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纏緝全
無未免傍觀拊掌泉大道百萬雄師陣相覩
雜四

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楊無為昨日東風
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
滿地不知何處去白雲端誰將秦鏡掛高臺
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嗔相逢對
面難回互成枯木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
明便出關三尺鎧鏑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
山上方益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冰
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佛鑑
懸掛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臨門
上岸逢妻子歡喜情懷不可當龍門卷起堂
堂露眼睛拈來覲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

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軍可憐正
令無行處佛印元陞堂卷席迴難儔呆日騰
輝處處固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撞
頭海印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
師子頻伸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淨照碧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

卷席正今不從拗曲作直雪竇額馬駒千里
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寥寥開黃石基明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
練色逼人寒舉棹逗雲塢移舟上碧灣聲華
光祖域千載與人看龍門違馬祖繞陞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高峯悟

血噴千山風怒號無準範馬祖因僧問如何
是佛祖云即心即佛頌曰即心是佛鐵牛無
骨戲海擰龍摩天俊鶴西江吸盡未為奇火
裏生蓮香拂拂南堂興即心即佛龍入蛇窟
出將入相安邦定國石頭回誰家飯掛空梁
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夾囊當下命根便
難四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
費纖毫力萬里家山咫尺通開善謙捲席因
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盞攢眉臺盤趯倒人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張無若百丈捲席馬祖
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月林觀一柄無情
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掇

鑲將脂粉汙妍好却成娘 天目札即心是佛
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環溪一馬祖
回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頌曰碧海
珠荆山壁耀乾坤誰別識利力剪却無根樹
萬疊峯巒歛烟霧圓悟勤責盡田園徹骨貧
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

吹過洞庭開善慧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
御街遊銀床踞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
毬牧菴志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
程綠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岩異草青南岩
勝分明與麼無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
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路逢

鋤客須呈不遇詩人莫歎逢人且說三分未
可全拋一片無門關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
泉玩月次祖曰正好磨時如何丈曰正好修
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
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曰三獸渡河
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

不顧波濤過海門海印信經入藏禪歸海唯
有普願獨超物外咄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
風照覺拈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
三十三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
盡開光彩天童亮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持
吹箇無孔笛清音聒天地真如故破礙虛

碧沉沉殘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修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啟活_{昌黎}經入歲
禪歸海未是衲僧覩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壇闢門大啓_{開福寺}園清才子責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_{五山果張}

馬證鰲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閑却兩片皮雪賓宗古渡無風下直釣絲綸意在得
鯨鰲馬師言下揚家醞千古兒孫草裏遊_湛堂涼諸子管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籃盛墨無人買半夜持歸染皂水大歌謙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權一夜
渾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無準_蘇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頃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直下蒼龍窟_迷眼衲僧莫輕忽_西寶顛日面月面左撻右轉大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逢風前唱起玄中唐鼙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

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閃電傳
急泉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
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綉鴛鴦野軒蓮日
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
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楊無為大地山河俱
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前門

續四

千言

爍珊瑚光果果白雲端蒲團上端坐針服裏
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保寧勇日面
月面白佛無私誰薦驪龍領下珠滿握光明耀
牛斗何須按劍立階除照覺枕日面月面胡
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真淨丈日面
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椎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絢
天壹覺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
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上方盡
什邡駒子氣生獐跋跋此虛頂上行正患脾
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張無盡日面佛
月面白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鶻長
靈卓犖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五祖演東
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
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佛祖熟近日尊位
復如何日面白月面哩來嚮自從舞得三臺後

拍拍元來總是歌

佛燈珣

日面月面空中閃

電碩杼停機梁成招箭南華易

日

面月面靈

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

那知疑惑監院珠

山如日

面月面頭頭出現

提聚放開成團成片

楚安方金烏繞唱日方

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柰馬駒生太早依前

舞四踏絲太虛空正覺逸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夫
晚波斯討頭不見翠岩真日面月面突出難
釋綉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戴月宿蘆花隨
波戲水面悄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

練

雲賓宗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

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金陵俞道

婆打敘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典牛游

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辯君不見一聲

霹靂弓霧罩長空千眼煩開弓雲收岳面暗堂遠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佛性泰兩

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徃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弓你是你信相修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光萬里輝中除能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得病源深等閑提起軒轅鏡扁鵲盧醫無處

尋退菴奇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
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賣弄口唇皮鐵山
仁日面佛月面佛西岩樹色含烟東谷花光
映日仰視莫窮俯看已老一時分付主林袖
明眼衲僧無處討天目札日面月面突出難
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無準執馬祖曰僧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
問藏藏義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
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頌曰藏頭白海
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赦天下人臨

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
我知玄實頤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寶示渠渠
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
舊因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輛海印信百非
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
吳歎驪龍行處浪滔天照覺總湘靈二女神
仙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臘脂透臉紅更
加十分天真色佛鑑卷四句百非皆杜絕陽
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
換寶刀南華萬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踏赦
天下人藏頭白弓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國竟演却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

薦筆白日堂堂明不出藏頭白海頭黑
琉璃殿上加金碧反思達磨見禪王對面者誰
還不識佛祖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偏胡笳
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唐遠堂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
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之庵鑒

澁歸月坡明馬祖示衆云凡有言句是提婆
宗以此箇為主頌曰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
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為主喝一喝云一
劍倚天星斗寒石溪月馬祖一日封三塊鹽
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衆上堂開書了
拈拄杖指瘞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
第四
破衆無語丈打破歸方丈頌曰送臂三瓶通
遠信當時打破衆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
道禪家太不情本覺一石頭希遷大師嗣清
源思因清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人不去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
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徑
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棘明如
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壑壑無人
識圓悟禪石頭曰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頌曰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
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汾陽
昭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與慈
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報若石頭曰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
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頌曰覩面相呈便
相罵兩箇中有一人真要識是非須看取鐵
牛耕出玉麒麟靈源清終南山惟政禪師因

唐文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壁不
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即賄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羨錦賜興
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
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
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
啓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助
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
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為常耶非常耶為信耶
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
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音像以答殊休頌曰螺蚌蛤類大唐天子

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_{惠西岩}舍水和泥
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黑契君王意
已是全身陷鑊湯_{北漢}心一點悲心孽不開
鑊湯袞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君
王說法來石溪月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
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人無隔宿

愚門

卷之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